



# 包家寨里何其芳

□黄濂清

“忆昔危楼夜读书，唐诗一卷瓦灯孤。”  
——何其芳 《忆昔》

这诗句里描写的就是何其芳年少读书的地方与情景。包家寨，是距万州城二三十公里、在群山之中巍然耸立的一座山顶石寨，四周悬崖峭壁，只有其中一面向东斜下的石梯是上下唯一的通道。除了可防匪患侵袭与骚扰，孩子们也可以安安静静且与世隔绝般地在这里读书写字。虽已进入19世纪20年代，何其芳的父亲何伯嵇对于学校教育仍抱有怀疑和轻视的态度，他相信已经废止的科举制度不久就要恢复。因此，他固执地要把孩子们关在虽坚固但局促的寨子上读私塾，整天诵读《礼记》《唐宋诗醇》，学作试帖诗。更加让孩子们讨厌和恐惧的是：由于受到“黄荆棍里出好人”古训的深刻影响，房子显眼的地方总是吊块楠竹板子，意思是说，你们如果不在这里好好读书，这板子不是挂起来好看的，轻则跪，重则罚（打），乡下人戏称这种惩罚为“笋子炒肉片”。何其芳兄妹读书累了，困了，想走出寨子吸口新鲜空气，可那包着厚铁皮的寨门口的矮木凳上，白日总会坐着一位拖着长发辫子的粗暴的守门人。不管怎样，父亲要求他们一个劲地读、读、读。他信奉“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道理，他更期望孩子们通过苦读诗书今后能够光宗耀祖，显赫门庭。

何其芳家里，贮藏粮食的仓库，堆放财产的器物总是占据了很大的空间。然而，家里存放书籍的就只有那么一口破旧的小木箱。何其芳总像一位饥饿的人寻找食物，在旧木箱里翻过来，找过去，狂热地阅读着。这期间，何其芳读到了《昭明文选》《赋学正鹄》，他特别喜欢《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可

惜书箱里为数不多的书很快就被他读完了，为了读书，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地另想办法。

偶尔躲过守门人的目光，他又害怕被父亲发现。这时候，何其芳便把四妹何永纹找来，嘱咐道：你在门口看着爹，替我作掩护，帮我打圆场，我出去借几本书一会儿就回来。何其芳就这样提心吊胆地溜出寨门，为借一本书，时常徘徊在邻居或亲戚家的窗子下，不敢叫一声，不敢说出自己的希望。像他们那样的大户人家都藏书不多，贫困的乡邻们又有什么可读之书能借出哩。当他苦于无法借到一本新的读物，扫兴地回到寨子里时，他总是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长期禁锢在狭小的寨子里，乏味的私塾、单调的课程、严酷的家教，使何其芳过早地丧失了童年的天真和欢乐。1940年5月8日，何其芳在延安对中国青年社的同志们回忆那段生活时说：我时常用寂寞这个字眼，我太熟悉它所代表的那种意味，那种境界和那些东西了，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到现在。我怀疑我幼时是一个哑子，我似乎从来就没有和谁谈过一次话，连童话里的孩子们的那种对动物、对草木的谈话都没有。时隔多年，何其芳在散文《私塾师》里这样写道：然而在乡下，我这上学的经历还成了一种被仿效的教育方法，我的一位叔父也要关闭他的孩子们在私塾里，到15岁才让他们进学校。

1926年，何其芳14岁了，经父亲同意，他才离开寨子，告别私塾，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走进设在县城里的“白岩高小”接受新式的小学教育。这时候，他才惊异地发现，这世界除了私塾里的经史词章之学以外，还有新奇而有趣的英语、算术、自然、音乐等现代教育课程。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第三、四届副主席）

见说文章派与源  
歌声一路入延安  
借得声声天籁新  
独留巧思传千古  
何人歌咏满神州



何其芳雕像

## 诗圣杜甫后裔

# 在江津的耕读传家之路

□杜长志

## 江津往事 寻踪

主办单位：重庆晨报副刊部 重庆市江津区作协

说起诗圣杜甫，江津无人不知。但要说诗圣杜甫的后裔在江津，虽有史书、方志和杜氏族乘的记载，但杜氏后裔落业安户在江津的何镇何乡，则知之不多。

2月下旬和3月上旬，江津区政协组织区政协信息中心和文史研究会筹备组人员以及文史爱好者代表，在区政协领导的带领下，对诗圣杜甫后裔在江津的足迹进行了寻访。

### 1 杜甫的后裔 文史记载自南宋起落户在江津

钟永毅编纂的《战争与姓氏》、庞国翔编纂的《山水人文美西湖》以及多个版本的《杜氏家谱》等书籍，都详细记载杜甫后裔在江津的来龙去脉和分支情况。

《宋史·杜莘老传》载：杜莘老（1107~1164年）眉州青神人，唐代大诗人杜甫十三世孙，历任太常寺主簿、监察御史、遂宁知府……（南宋）隆兴二年六月八日，杜莘老卒，归葬于重庆江津县青泊滩。又据《宋御史莘老公本》载：（杜莘老）晚家江津，卒葬杜村，公生二子，长曰秉乾，次曰秉均，历元及明相传未艾，吾家人川之世全（杜世全）公即其后也。

据乾隆四十五年《杜氏族谱》：“（惟唐时子美公）十三世莘老公中绍兴庚辰进士……既家江津，卒葬村即今之氏漕……越元至明洪武六年，我始祖世全公弟兄三人，奉旨填川……”

据嘉庆二十四年卯岁十一月重修家乘旧序：我杜氏之谱自乾隆二十五昭文公曾修之，上溯莘老公之居津，次及世全公之寓璧，其叙寻先莹而仍居几水者，则五世祖觉坤公也。

咸丰十年庚申仲夏《续修谱叙》：至五世祖后……各迁徙……落业于江津氏漕、八甲几子坝、二甲白土坝……族众丁繁，支分派别。

此外，据2023年合谱凡例十六则：我族二世祖志道居江津东胜祠四明场合江县；志亮居杜氏漕，即今鹅公场及金龙庙；志怀居江津贾嗣鹅公架、台子塆……

### 2 江津西湖镇 杜氏祠堂如今成为“诗教名校”

西湖镇笔架山下的全国“中华诗教先进单位”——江

津区青泊小学校。走进学校，书香、诗香扑面而来，校园内到处悬挂着杜甫的诗词，一块“莘老诗社”的木牌格外醒目。学校负责人说：学校的前身是杜（莘老）氏祠堂，是杜甫十三世孙杜莘老晚居江津所在地，其后代也世居于此。

据介绍，清光绪元年（1875年）杜莘老后人于此扩建了以纪念莘老公为主要目的的杜氏祠堂。该祠堂背靠笔架山，前眺金紫山，左临骆峡山，右接青泊场，依山傍水、竹木葱茏，环境优美。

辛亥革命后，青泊人在庙基办学。1950年江津解放后，青泊乡将庙基学校迁到杜莘老祠堂。庙基学校搬迁到此，不断发展、翻修、扩建，先后兴办了青泊完全小学、青泊公社五七初级中学、青泊公社民办高级中学。青泊乡撤乡并入西湖镇后，学校改名为江津区青泊小学，学校充分挖掘杜甫后代杜家祠堂厚重的人文历史、文化积淀，成立了“莘老诗社”，办学70多年来，成功创建了“重庆市诗教名校”。

### 3 江津金龙街 杜氏家政书院是江津五中前身

上世纪90年代，当时的江津县金龙中学古朴和典雅，飞檐翘角的清代穿斗木制结构的建筑，尽显中华文化的底蕴和魅力。据时任校长介绍：学校的前身就是杜家的宗祠和家族学校——杜氏家政书院。

据《江津教育志》《江津县志》记载：清乾隆年间（1775年前后），杜甫十三世孙杜莘老的后人在此修建了杜氏祠堂，后来历经杜氏家政书院、承德小学等曲折的办学历程。1942年8月，开始创办江津私立承德初级中学，专供杜氏子弟和周边百姓子弟上学。江津解放后，江津县人民政府批准改为公办学校。从此，这所学校迈入了快速发展的历程。1970年更名为石门区“五七农校”，后又更名为“石门中学”。改革开放后，学校先后被四川省、重庆市命名为：四川省江津县第五中学校、江津县金龙中学校、重庆市江津第五中学校。学校占地

1000多亩，常年有学生3000多人。

### 4 江津白沙镇 杜家祠堂曾是鹅公小学教学点

位于群山环抱中的江津区白沙镇鹅公小学复建村教学点，去年学生才全部搬走，但校园还在。该教学点背靠佛现山，正前方视野开阔，可极目远望，左前方有一碓窝山，右前方有一燕头山。教学点正门左侧，矗立着一块石碑，碑上“杜家祠堂”四个大字格外醒目。原来，此教学点的前身是杜家祠堂，杜家祠堂是杜莘老后裔杜世全之子孙，携子嗣寻找杜莘老之坟莹而落业复建村佛现山下。从此，莘老之后在此开荒种田，潜心经营，历经数十代，杜氏后人生生不息，逐渐在此兴建起了规模较大的杜家祠堂（承侯祠）。该祠堂用当地的粘土烧制的青砖、灰瓦、松木修建，部分青砖上雕刻的“杜祠”二字清晰可见，其楼亭转角，雕花图案等，无不显示杜氏在当地的兴盛和显赫。时至今日，常有不少杜氏后人来此停留。

诗圣杜甫后裔在江津，其足迹是一条修祠堂、办学堂的“诗书传家”“耕读传家”之路。

（作者系江津区政协一级巡视员）



杜氏宗祠